

农村是一所学校

※ 陈莹恩

本文参考与整理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主任张正扬于“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之发言内容而成。作者陈莹恩为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

离乡或返乡、离农或归农，是个人的选择或被迫选择，却不能忽视这些选择也紧密嫁接于国家的整体产业发展与社会结构之间，各地有其特殊的历史发展与社会脉络：在什么样的历史进程与政治力道推动著工业发展与城市扩张的欲望？而农村与乡村又如何卷进这场角力战、以及如何自处？在资本主义与城市文明当道的主流社会，那群已返乡/归农或欲返乡/归农的人们，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与情感，决定迈步与重探农村、农业以及小农文化的价值？又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也许我们都先得在自己的土地上，细细探究那被耙犁出的历史轨迹与地方的人文肌理，那一落落的土堆和一道道或浅或深的痕迹，会是线索。

位处台湾南部的高雄美浓镇是个特别的地方，她的特别，可以从一所社区大学的故事说起。高雄美浓是一个北回归线以南、中央山脉以西的山区平原，为种植烟叶为主的客家农村。自1992年始的美浓反水库运动^①，众志之士与地方乡亲会聚、集结，并于1994年组织成美浓爱乡协进会，从初始的反水库运动，后逐渐于地方落实社区工作，直到后来的旗美社区大学，有著一脉相承紧密连带。2012年10月于“社区伙伴与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共同主办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研习会分享旗美社大办学经验的张正扬先生，就曾同时



参与美浓爱乡协进会与旗美社区大学的工作，在协进会的工作经验，对他个人与社大而言，都因著协进会与社大极为深刻的关系厚度，而延续了绵密的社会网络。以反水库运动起家的美浓爱乡协进会，到后来转而扎实在社区经营工作，十年之久的经验逐渐累积社区与社会连络的脉络，而这些脉络在旗美社大的经营，因为伙伴的关系及人际网络的共享，而常常相互支援与搭配，比如美浓黄蝶祭的筹办，以及共同推动水库预定地成为国家自然公园等。

除了共享的社会网络，持续在工作过程中反省自身的身分与位置，是正扬与其他社大工作人员殷殷自诚的，因为无论美浓爱乡协进会与社大的办学，“回到故乡做事”这件事情，并非轻而易举。虽然在故乡，但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模式和故乡内既有的生活和工作是截然不同的，正扬就提到：“以往人在社区里，但和社区没什么联系的状态”。因为升学主义盛行的社会氛围，多数农村的年轻人被鼓励在教育体系中磨练学识与能力、进而步步高升，而这意味著势必得离乡、离农。父母与亲戚长辈，多半不希望也不期待子女留乡，到现在都传著这样的说法：留下的人是没才的。也因为这样的背景，旅外的青年多半和原生地有著熟悉却疏远的距离。正扬与社大工作人员透过沟通与理解，积极的试图与地方乡亲建立关系的厚度。如此持续带著走一步、反思一步的方法与态度，正是旗美社区大学重要的办学基础。

定位为“农村型社区大学”

旗美社区大学于2001年3月3日成立，钟铁民老师是草创阶段的校长，在甫办学之际，社大即自我定位同时也期许自己为——在农村的“农村型社区大学”，原因是旗美社大在2000年筹办期间，当时台湾已有超过20所社大，但这些已成立的社大皆位于都会中，亦即广大的弱势农村还没有社区大学，因此，旗美社大的筹备团队决定成一所“立足于农村”的社区大学，这样的初衷，后来发展为“学习之地、组织之所、结晶之处”的农村型社大的三层目标。旗美社大的成立背景可梳理出二条轴线，一是台湾在1987年解严之后，约莫于1990年代中持续到现在的教育改革运动，旗美社大传承了“社区大学”作为“解放知识”与“建立公民社会”的平台之初衷，顺著衔接上另一条轴线——前文已提及的美浓反水库运动与之后的社区经营工作，旗美社大将“农村是一所学校”作为办学纲领，致力和旗美的地方与乡亲搭接起真实而紧密的连结，透过课程和各种形式的工作坊，理解乡亲的实质需求、进而开展互动关系的多种可能。旗美社大一开始成立时须面对整个高雄县的区域，至第三年，才因地方意识主张社区大学应各自对应其行政区，落实一个行政区一所社区大学的理想，旗美社大才就此顺势将办学区域专注于旗美地区，而在2009年的经历县市合并后更名为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

旗美社大是台湾第23所社区大学，但是为首个位在农村、且非常有意识地将自我定位为“农村型社区大学”的单位。从美浓爱乡协进会到旗美社大，不只是工作形式与内容的转型，也从美浓的单一乡镇扩大为旗美九乡镇，面对的是多元族群与空间形态的社会结构，包含小城镇、农村、原住民部落。“农村是一所学校”作为工作目标，意指旗美社大将工作方法定调为“向农村学习、在农村学习”，看似朴质，却是历经一连串审慎思辨的工作原则。社大的工作人员反思原来设定的“让农村学习”，其实预设了农村是弱势且破败的地方，不讳言的，台湾农村在发展主义主导的经济政策，是有些农村因不堪如此结构性力道的摧折而逐渐垂弱，但这并非必然、也并非台湾农村的全貌。当只有一句话定位它的时候，误解是容易产生的。作为自许为“农村型社区大学”，旗美社大的工作伙伴在讨论后，认为“在农村学习”更能回应“农村是一所学校”的目标，同时也是一种谦卑的、再农村化、社会化的治学态度，就此基础而展开观念、议题、组织、区域的串联工作。

“在农村学习”

“在农村学习”会是怎样的一种学习或工作方向？持著时时刻刻的反思，旗美社大的工作人员常经常走访地方的农户、农家妇女与小生产者，在相互认识的过程中，

去摸索地方是如何看待社大和社大的工作人员。具体而言，“在农村学习”是一个“认识”与“理解”的过程，从认识与理解中牵起社大和地方的关系，也牵起土地与人、城与乡的关系。社大也在近年透过“种田”，参与农务和农作的生产过程，将“认识”成为更为扎实的实践、而非浪漫或概念的想象。“种田”，并非成为农民，他们很清楚成为农民是有力道的选择，正扬就在研习会中提到，他认为在某种准备好的状态下成为农民，这种选择才会是比较有智慧的。“种田”之于社大和社大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劳动和农务过程中的知识和技艺，提供了他们理解在地居民的中介、桥梁，也因此，“种田”是认识农村与农民的方法之一。

“在农村学习”，同时旗美社大时时的自我提醒：唯有不断的贴近工作的场域与对象，才有可能将工作细腻而谨慎地进行。在这样谦卑的、贴近土地的思维与身段，旗美社大扎稳了理解农村的基础，进而开展城乡交流的推动工作。因为社大办学的范围并非仅于农村区域，也涵盖了小城镇，如何在居民需求、课程内容与形式、讲师等层面的考量，不锁定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对优渥的人群？如何让培力^②的范围能够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与分享，乃至如何回馈在地社区？这些思考是旗美社大在开设课程时念兹在兹的。

将课程与教室送到村子里

如何因应区域的异质性而进行课程内容与形式的调整，大量的分班便成为旗美社大的特色。一般而言，城市内的社区大学多将课程集中于校本部，因便于管理，且容易形成学习的集体感，然而这样的作法并不适合农村，因为农村的幅员广阔且交通与大众运输不如城市便利，旗美社大于是决议“将课程与教室送到村子里”，从一开始的两、三成，到近三年，社区分班课程都约莫维持80%的比例。

“双轨制”则是旗美社大为对应区域所开展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包括原先规划的“学程”的课程概念，目前已开发了四大学程——环境与健康、农村与农业、族群与文化、社区与成长，后来发现，区域的脉络无法从课程里切割出来，因此又增加了“区域”的脉络，使课程的规划成为双轨制，分工也做了相应的调整。由于“农村型社大”的自我定位，旗美社大原本即发展了农业重建课程与有机农业课程，2009年莫拉克台风重创南台湾，旗美社大在重建区开设了农业重建的课程，并意识到作为一个跨区域的组织平台的角色，在灾后在以有限的力量协助救灾与重建，在灾后半年的2010年起，进行对地方30多个组织的陪伴与培力工作，包括在六龟与甲仙的长期驻点，协助在地较有力量进行灾后重建的组织，并建立“莫拉克重建站”，将整个救灾与重建工作整合一起。社大与在地的重建团队透过文字及影像的纪录，也进行电影的放映，希望能在看电影的过程慢慢将人拉回一种较为紧密的关系，以及生活的常轨。

从犹疑到尝试： 经验交流改变农民态度

除了工作站及重建相关工作的进行、农业重建课程的规划，旗美社大也开发了“有机农业”课程。台湾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多为农会推广部负责开设农民技术培训的课程，而社大作为农会之外的非营利机构，开设农业技术等课程并能与农民的经验进行交流、进而产生实际效益，正扬坦白而言，这样的空间并不大。而“有机农业”课程的开设，是社大在第一年便进行规划与执行，那也是当时农会并不想做的。有些农民在课程中对有机农业的实作渐感兴趣，便慢慢组织成产销班，并某种程度的对农会的课程理念与走向发生影响，正扬提及，近几年也可观察到农会对“有机”的态度与十几年前不大相同。在有机农业课程里头，当面对极富经验的有机讲师，熟练地讲解糖醋液或有机肥料的制作方法，或者田间植物的管理、如何可以减少病虫害而影响收益，一些务农经历较长的农民在过程中是裹足、犹豫的，不确定有机农业是否值得尝试。之后有农民提议是否到有机农田的产地现场参访，社大便著手安排，将课堂拉到实行有机农业最为进步的台东。正扬发现，三代以前从美浓移居到台东的农民，和社大的农民用客家话讨论，谈话内容并非与有机肥料制作或其他技术相关，而是灌溉渠道上下游的关系、邻田的关系、种出来的米如何销售等等，这些技术之外的考量，正恰恰是农民对有机农业裹足不前的症结点。透过农民之间的相互学习，某种语言形式、内容与经验的交流，也使得社大的农民对有机农业的态度渐渐不大一样、愿意跨出尝试的脚步。

城乡交流促进“农”的反思

课程与论坛的经营之外，旗美社大也推动城乡交流的工作。从美浓爱乡协进会的经验，正扬认知到在农村工作，必须在与地方建立全面性的关系为基础，以培养观看地方问题的视野，这样的工作经验与态度对旗美社大形成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教育平台，旗美社大期待自己能成为跨区域、跨领域的中介、桥梁，也思考自身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如何使农村的真实样貌与议题能够得到回应，顺着这条思路深探，农村的问题与待正视的各种现实状况逐一浮现，然而却察觉农村面临的问题很大很多，但投入到农村工作的人却很少，一个跨域连结的设想于焉而生：“如何透过一些活动或机制，邀请更多城市的朋友来到农村，甚至参与到农村、看见与改进农村可能的问题或潜力”，旗美社大就此延伸许多的作为，总称为“城乡交流”，是社大目前很重要的办学内容。实际的工作比如“农村工作坊”，透过实地进入农家、住进农家，参与农户的生活，包括食衣住行、劳动与闲聊，在其中面对的是被不同的生活型态与思维模式所撞击的身体与情感，那是非常直接而真实的。也许外来者想象中浪漫的、牧歌似的田园风景，却可能在进入农村后才觉察其灰暗朴拙的面容，然而这是农村的生活现实，但也

只是部分的样貌，在“进入”的过程中才有可能慢慢从“部分”拼凑出“全貌”。正扬说到，是这样如此贴近的共处，孕育了许多有趣的经验与对话，对农村与农民较为理解与反思才由此而生。

城乡的相互认识，除了空间上的直接移转，旗美社大也进行“食用校园”的推广、农民市集、农村工作坊、发行月历等，特别是已届12年的农村工作坊，讨论的议题举凡社区协力农业、在“农”与“志”的生活实践去探讨“半农半X”的想象与实践的可能、在地知识、小农与永续发展等。正扬强调，从事这些工作都有很强烈的与教育有关的思维，希望透过社大的平台，从劳动、从议题的讨论、从实作、从对于农村与小农的重新想象，去建立实质而扎实的人与土关系，也去认识小农耕作之价值与底蕴丰厚的文化体系。正扬从这些工作里，反思小农的一些作为与态度，包括五感和劳动与环境的连结、也包括反求诸己的态度，是有机会在未来面对气候变迁与资源匮乏的窘况下，成为新生活模式的参照——关照整体的、观天观地与敬天敬地的、反求诸己且简朴的，这些都常见于台湾小农在生活中的身体力行。

在全球共同议题内 重探“农”的价值

无论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即使各地的社会脉络与政经结构各有差异，然而两岸三地在城市化与现代工业的发展进程中，农业与乡/农村同样面临了程度不一的困境。若将视野再放得更大，有更多议题是全世界需要即刻共同面对的，包括进入后石油时代，食物的重要性、食物生产条件与生产技术的重要性，将会与日俱增，而作为食物生产基地的农村，在这样的趋势下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农”的价值之于当代人及当代社会，意味著什么？其二则为气候变迁与灾难更为常态化，以台湾莫拉克风灾的经验为例，几乎颠覆了许多农人对于气候的认知经验，而这样的灾难将更为频繁、且将有其他不可预期的状况会发生，正扬思考著：“作为关注教育与环境的平台，社大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自许为“农村型的社区大学”，也许稳稳扎在地方上，思考与实践这些课题，不求获得单一的解答，而是在交流与思辨的过程中摸索从困境中突围的方法或方向，这大概是旗美社区大学作为一个扎根于地方的教育平台，可进行的长远而有意义的工作。



- 1 1992年底，美浓乡亲从公听会中确认传闻已久的水库兴建计划。面对家园即将被淹没的威胁，返乡知识青年结合农民、地方政治领袖及乡土艺术家，发动抗议、政治游说与社区文化活动，最后促使陈水扁于上任后的2000年宣布任内绝不兴建美浓水库。
- 2 即empowerment，有赋予权力之意，因此有译作赋权、充权。